

爱沙尼亚被誉为无线网络的天堂。旅馆、餐馆、咖啡座、商场,处处,不必密码,便可上网;想上多久,悉听尊便。在户外的任何地方,也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网络世界。

在国外旅行,从来不曾当“低头族”当得如此痛快淋漓,分文都不必支付耶!然而,也正因为这样,网瘾深入骨髓的我,变得心猿意马——到风光绮丽的公园去,一看到石椅,便扑过去坐,一坐下来,便径自上网,查电邮、读网络消息、看微博、读脸书;而到其他观光点去,走马看花之际,总也想伺机上网瞧瞧。

最顺心惬意的是,在爱沙尼亚境内,乘搭长途公共汽车,在车上竟也能免费使用无线网络。由塔林(Tallin)到塔尔图(Tartu)那两个半小时的旅程里,我忙得不亦乐乎,发电邮、发短信,发照片,全程都当了忠贞不二的低头族。

事后,有人满心欢喜地谈起沿途好风光,我才跌足追叹自己竟然愚蠢地错过了观景良机!

有个晚上,到塔林一家名为La Bottega的餐馆去。一坐下,便讶异地发现桌上有个小小的告示牌子,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本餐馆禁用手机”。禁用手机?这是哪门子的禁令啊?我尝试用平板电脑上网,竟然也连不上线。在爱沙尼亚这个无线网络的天堂里,这可真是个“异象”呀!

餐馆主人是个年过五旬的妇人,来自意大利。圆滚滚的下巴有个孪生姐妹,眼角眉梢都是细细碎碎的笑意。

在受询时,她幽默地说道:“手机和网络,对于厨师来说,都是洪水猛兽啊!它们让食客分心分神,食不知其味。”说着,眼里的调侃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认真严肃:“实际上,在餐桌上,只有当你全心全意地细加品尝,才能尝得到食物内在的好滋味



生活中我们常说人和人之间“性格互补”,并把这种互补看成是人际交往、婚姻关系中的一种理想状态。其实所谓互补,指的是一方的品德、性格中的闪光点被另一方所看中,例如:性格外向的人被性格文静的人所吸引,严肃认真的人较易和性格随和的人为伴等等。

而事实上,一旦闪光点中消极的一面显露出来,原先被崇拜的品性会逐渐变得不受欢迎,甚至无法忍受,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不幸的诱惑”。这种“不幸的诱惑”在现实生活中可谓比比皆是,且对人际关系,特别是婚姻关系造成很大的损害。

每一项好的品质都可能另外有一面:某人很敬业、专注于工作,但被认为是“工作狂”而招致非议;坚定、自信是一种好品质,却

那是个春风沉醉的晚上,结束了一天工作的陈顺乐,在华灯初上时回到家中。走到门口,身边突然响起一个年轻女性的声音:“陈教授,您能帮帮我吗?”陈顺乐诧异了。在医院里,他总是会焦虑不安的病人包围,但在家门口被“截获”,还是第一次。

这位名叫姜晓彬的患者来自温州。她因莫名奇妙的血小板减少和出血倾向就诊,当地医院束手无策并告知其病情。她抱着一丝希望从温州赶到另一家著名医院血液科,医生检查后认为她可能患了自身免疫病,便推荐她到仁济医院风湿科找陈教授治疗。姜晓彬和家人在医院门口苦等了好久,也没挂上号,无奈之下,设法打听到了陈顺乐的住址,她就一路赶来守候。

耐心听完姜晓彬的讲述,陈顺乐把她请回医院,用仁济医院自己开发的试剂检测了她的血液标本,确诊姜晓彬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因此造成顽固的血小板减少和出血。经过陈教授的

啊!厨师使尽浑身解数去施展厨艺,难道不该得到一点儿起码的尊重吗?”言之成理。

许多食客,总在菜肴上桌后急急地让手机先舔食物而后又急切地发到脸书去,任由热腾腾的食物难堪地在一旁静

静冷却;另有些食客,一面囫圇吞枣,一面浏览网站或频发短信,一心二用,致使跌跌撞撞地落到胃囊里的食物暗暗悲叹“遇人不淑”。

在塔林这家“禁用手机、禁止上网”的餐馆里,每一盘上桌的食物,都显得容光焕发、千娇百媚。在柔和的灯光下,大家细细品尝,絮絮交谈,气氛和谐融洽。我仿佛走进了时光隧道里,回到了手机尚未面世、网络尚未盛行的那个朴实无华的年代……那个时候啊,伴着美味佳肴的,永远是亲昵亲切而又温馨贴心的谈话声;那个时候啊,吃进嘴里的,菜有菜味,肉有肉味,鱼是鱼,蟹是蟹,是食物备受尊重的滋味,是真正的好滋味。

最近,好友阿娟的女儿朱莉自美国学成归来,然而,在谈及她时,阿娟的语调,却满满的都是无奈:

“每回共餐时,她总对着平板电脑以十指喋喋不休。明明近在咫尺,感觉上却远在天边,那是一种无法逾越的距离啊!这种距离,比天各一方更为遥远呢!”

这是多么沉重的话语啊!当年轻的朱莉屡屡以手指在平板电脑上快乐地飞舞着时,她不知道,她其实已经一回又一回地和宝贵的亲情擦肩而过了。

错过了的风景,可以重逛;错过了的食物,可以重尝;唯有亲情,是有限限的。有时,错过了而想重享,机会不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很可能被解读为自高自大;关爱也可能被认为是多管闲事;沉稳是人成熟的标记,但也可能被斥之为笨拙、木讷……人们在交往的初期,往往被对方好的一面所吸引,时间长了,就会对消极的一面日益不满,就此陷入“不幸的诱惑”之怪

应对“不幸的诱惑”

周炳揆

圈,当今许多婚姻破裂的案例,岂不正是这个怪圈在作祟吗?

“不幸的诱惑”有不同的分类,如:爱开玩笑渐成愚蠢;坚强日显跋扈;自觉或自发则演变成难以预测等。它发生的时间也有快有慢,快的约6个月,慢的可长达数年,它往往发生在夫妇有了孩子,或生活状态发生大的改变之后。有一个所谓“玫瑰色酒杯”的理论解释了为何“不幸的诱惑”的潜伏期较

精心治疗,姜晓彬的病情很快开始好转,她终于回到了原有的生活中。感激之余,她想到了和自己一样求医无门的病友们,就开始把相识的病人推荐到上海找陈教授医治,病人从几个变成了几十个,逐渐扩展成“温州看病团”。

半年后,第九届亚太风湿病学学会联盟(APLAR)大会在北京召开,姜晓彬意外接到了APLAR主席陈顺乐邀请她和病友们参会的请柬。顿时激动不已:“想不到我们因生病,却有机会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风湿病学家的国际会议。”《温州都市报》为此刊登通讯,报道这身处两地却温馨如歌的医患关系。

陈顺乐和他背后的团队,成为姜晓彬等无数病人们的曙光。而邀请部分患者参与医学专业会议“互动”,也

风吹紫荆树

贺学宁 文 / 图

“风吹紫荆树,色与春庭暮。”这是杜甫咏紫荆的诗句。洋洋洒洒从初冬一直开到来年春末的紫荆,在长长的花期中不知疲倦地一边盛落又一边盛放,仿佛生命里永远有一股使不完的热情与朝气。

几年前的冬天,曾听着一张名为《一颗花开的树》的纯音乐专辑随火车从冰天雪地的北方徐徐南下。初到这座洁净小城时,惊讶地望见满街花树在风中摇曳,宛如万千彩蝶云集。那一树又一树繁花恰似笼罩在天际的层层紫雾,清风吹过,落英缤纷,真像飘飘渺渺撞入了另一座桃花源。回首望去,来此地的几年光景中,这抹紫色已是记忆的



调色板上不可或缺的颜色。那些坐在紫荆遍及的老城区画街道素描的

冬天,在车行车往,游人纷扰的喧嚣尘嚣中,总能清晰听见花开花落的声音,滴落在宁静的晨光里与氤氲的日暮下。风吹过,纷纷落花拂了一身,谁说南方没有雪呢,

这一地的落红,分明就是飘在时空里宛如情丝一样化不开的片片雪花。

毕业后一个春天,又背起书包一路北上重返校园做了简单朴素的学生。从南方纷纷扬扬的花雪里走进了北方漫天飞舞的白色柳絮中。有段时期每天清晨穿过清华大学长长的校道去圆明园上国画课,随身带着速写本边走边画。四月芳菲尽,南方已步入炎夏,



而北方的春天才刚刚开始。清华的老校友陶瀛孙在《小议校花》里说:“春天的清华园是极美的,到处是花,而以紫荆、丁香开得最盛。”在我几乎走遍清华园的花花草草的速写本上,就有这两种花。

后来在《清华风物志》里才得知文中提到的紫荆才是真正的紫荆,因其茎节节缀以花簇寓意团结,又在清华大学校庆日前后盛开,故成为了该校的校花。而南方的紫荆其

实是被定作香港市花的洋紫荆。冥冥之中不经意的巧合,仿佛天定的缘分。这一南一北两种花树,尽管特性各异,却因同名又因缘际会从此与我的过往行生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些曾坐在南方的花树下一笔一笔画着日渐远去风景的旧日,与听着音乐一次次又一次穿过北方校园遍及花木的悠长校道的时光,深深浅浅的花色在雨润烟浓的生命长路上共化成了串串迷蒙的记忆。

自由

赵玉龙

过一些简单的生活,降低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减少社交,时常一个人出去散步。独处是有益思考的,这样的生活反而是有益健康的,也会加深我们对生活理解的深度。当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纯粹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会变得更加自由了。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随即,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接受蔡元培的推荐,任命年过而立,毕业于北大,留学欧美的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罗家伦,是寄厚望于“他(罗家伦)完成一项任务:加速推行清华的改制,在一个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国立大学”。怀有济世救国抱负的罗家伦甫一上任,即改定“国立清华大学”校名。

接下来,在这年9月举行的校长就职典礼上,罗家伦作题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先简短地回顾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历程,然后话锋一转,将话题切入教育,陈述了他的治校打算、学校发展方向、目前校务状况,以及师生肩负的使命。最后他说道:“我站在这华丽的礼堂里,觉得有点不安;但是我到美丽的图书馆里,并不觉得不安。我只嫌他(它)如此讲究的地方,何以阅书的位置如此之少,所以非积极扩充不可。……我以为图书馆不厌舒适,不厌便利,不厌书籍丰富,才可以维系读者。”罗家伦作为清华校长,竟为自己站在学

校华丽的礼堂上心生不安,说如果是站在学校“美丽的图书馆里”,则决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罗家伦视学校有“非积极扩充不可”的“美丽的图书馆”甚于有“华丽的礼堂”,表明他不看重清华的“面子工程”。在当时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背景下,他认定清华除了教室课堂,图书馆应该是莘莘学子又一重要的学习圣地。对此罗家伦曾经感同身受。当年他结束历时六年的欧美留学之旅,没有立即回国,而是欲往英、法等

国继续求学,搜集中国近代历史档案史料,想写一部中国近百年通史。后来他前往巴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从事研究,充分利用那里的丰富资源。回到国内,在执教清华前,罗家伦最大的心愿也是想回母校北大教书。无奈当时政局纷乱,他未能如愿;要求清华国学研究院及厦门大学资助他搜集档案史料一事又没有结果,最后受聘于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系。此时厦门大学向他发出前往任教的邀请,但罗家伦考虑到东南大学临近上海,他需要利用上海东方图书馆及亚洲文会的藏书,因此婉拒了厦门大学的邀请,图书馆在他心目中的分量由

此可见。在罗家伦心中,国立清华大学能够拥有一座“美丽的图书馆”,远比他站立在“学校华丽的礼堂”上要安心踏实许多。罗家伦明白,自己的职责是培养和造就将来有用国家的合格人才,而不是为少数人打造立政绩、图虚名的面子工程。在民国学人的意识中,解图书馆的目的不像今天,更多的只是为迎考“充电”,以搏个好分数。那时候的学子涉足大学图书馆,多为吸收各种精神养料,然后化为自身营养,滋润自己、充实自己、强壮自己,以形成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服务于社会。这应该也是罗家伦所追求的教育精神。

在这场就职演讲中,罗家伦还提到,“要大学(办得)好,必先要师学好”。老师要有真才实学,以此影响学生,促进学生的学习研究。所以罗家伦注重软件建设远胜于硬件建设。但软件建设往往不会立竿见影,甚至很长时间大多数人也难以一眼看到,但它实实在在存在着,就像一些沉潜于其中的学生体会到的,于模模糊糊中,“仿佛看到一些路”。有路就有前行的方向。不知今日一些有资格或机会发表“就职演讲”的大小主政者,是否可从罗家伦当年的就职演讲中获得启示,并反躬自省、扪心自问:我站在这儿,内心可安?——当然,“这儿”已不仅指图书馆。

成为主办会议中的一个“创意”。2007年,仁济医院风湿病学科在上海主办第八届国际红斑狼疮会议。会议创造性地召开了病友教育会议,并在上海滨江公园举行慢跑活动,倡导SLE患者适当锻炼。陈顺乐的目的,是想让病人能够更自信地面对疾病,让人们认识到SLE不再是“不死的癌症”,不再谈“狼”色变,望“瘡”兴叹。

在陈顺乐的电脑里,有张他喜欢的照片——对年轻夫妇和双胞胎宝贝。年轻的妈妈是SLE患者,经过陈顺乐的耐心沟通,解除了双方父母的顾虑,两个年轻人终成眷属,还生下了一双健康的宝宝。仁济医院风湿科和妇产科由此携手攻克了“SLE患者不能妊娠”的世界性难题。

在医学成就上,陈顺乐不愿意多谈自己,而时常深情地怀念老师黄铭新与江绍基。1964年的一天,黄铭新在与江

绍基、陈顺乐一起交谈时提到,国外一本著名医学杂志连续发表了澳大利亚学者最新的克隆选择学说。他敏锐地感觉到:由此将产生一个崭新的医学领域——自身免疫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研究。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陈顺乐确立了为之一生奋斗的事业。

陈顺乐时常深情地回忆2005年5月的一天,当黄铭新得知陈顺乐当选为亚太地区风湿学会联盟主席时,“他颤巍巍地去找以前出国戴过的一只瑞士生产的双时手表送给我。他说:‘我年事已高,这只表已用不着了。你为国家为医院,出国任务繁重,这表送给你留念。’我听后,不禁热泪盈眶。以后我每次出国开会都戴着这只充满恩师情的珍贵表,时刻不忘为我国、我院风湿病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工作。”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站在这

铭记一生的师生情,请看明日本栏。

十日谈

仁术济世的故事

